

# 我的2012

◇山城区 张同森

2012年我45岁,年过不惑,壮而未老,正是做点事情的时候。新年伊始,给自己提几点要求。

上好每一节课。作为一名教师,教学是我的口粮田,一年收成好坏全看它了,没有理由不尽心。虽然在讲台上已经站了整整20年,选择我爱的,爱我选择的,还要做到不敷衍、不老套。常教常新,不误人子弟。现在手下两个班有134名学生,背后是134个家庭,寄托着268个或更多亲人的希望呢。治学如逆水行舟,不进则退,不可以老教师自居,躺在老资格证上睡大觉,更不能听由自己在业务上“赊账”。没有先生骂自己,却有后生笑自己。明年不能再穿新鞋走老路,力求在应试教育无孔不入的情况下,能于狭窄的夹缝中多传授给学生一些终身受益的东西。

坚持晨读。每天早起和学生一起读书,这既是文学的储备,又是心灵的按摩,更是精神的磨砺,一字一句一语都让每个清晨充满了美妙和惊喜。早先背过的唐诗三百首忘得差不多了,该背第二遍了。

每季度完整地读完一本书,匀出无聊的电视和时尚杂志占满的时间,匀出酒桌上办公室应酬闲扯的时间,去掉浮躁慢慢地认真地用心去读。读那些经过时间淘汰后真正有价值的书,那些能让人思考的书,那些能让心灵愉悦或忧伤的书。至于种类倒无所谓,有味道、耐读就好。

不要忘了充电。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,要做的事儿像门前马路上的汽车越来越稠,但再忙每天也要抽出不少于半小时的时间浏览一下报刊。看书看累

了,近视的双眼提抗议了,就上网听《百家讲坛》。要是白天确实没时间,晚上一定得补上。

课间继续当笨熊。打羽毛球时别人笑我的姿势过于原生态,像笨熊,那就由他们笑去吧。这阵子心情不坏,因为体检时发现前年的脂肪肝消失了,说明过去一年利用课间操打羽毛球的效果不错。每天坚持一刻钟,健康快乐一辈子,熊将继续在校园里出没!

周末尽量远足或“近足”,蛰居日久,心会变得同样逼仄狭隘起来,不用名胜古迹,不需青山绿水,乱石蔓草的荒山野渡就好。实在想窝在家里,可唤几个死党斗地主喝酒唱卡拉OK,有淑女在时跳舞亦在考虑之列——只要不把自己读成两脚书柜或大肚蝥蝥就行。

每晚陪妻散步消食,捎带欣赏家乡夜景。要努力发扬20年前恋爱时的优良传统,积极争取今后更大光荣,散步时不偷工减料不使巧耍滑,时间以晚饭后一个小时左右为宜,注意甜言蜜语和温柔举止相结合,并时刻做好雨中徜徉、雪中漫步的思想准备。

每月回老家看一次老娘。父亲蓦然走后,才发现母亲真的老了,身边或远方的亲人每时每刻都可能离去,再不要因为片刻的拖沓而留下半生的后悔。母亲最爱吃那种带芝麻粒的蛋糕,最喜欢的水果是香蕉,记得多少买点。如果不能在老家过夜,陪她吃一顿午饭也好。

2012年是龙年。我不要做纸上谈兵的“叶公”,而要发扬龙马精神,不辜负风虎云龙的好年景,把成功和幸福绵绵密密融进龙年的每一天、每一分钟。

## 炒年——广陵一曲从此散

周天意

炒瓜子,在我老家,就是“炒年”。那弥漫在整个屋子的焦香气,是我记忆里挥之不去的年味。印象中,在老家,过了腊月二十六,家里的厨房就闹腾开了。灶上支一口大锅,倒进半锅盐,先把盐炒香,再放入瓜子,用一个极大的锅铲搅着瓜子和盐。

孩子们回到家里,闻此香味,便雀跃起来,知道要过年了。大家三步并作两步扑向厨房,这时,簸箕里已堆上炒好的瓜子,上面一层滚烫,下面的瓜子已开始凉了。懂吃的小孩知道热瓜子软软的,需放凉才好吃,于是抓下层的瓜子嗑,酥脆酥香。这时只见厨房里瓜子皮翻飞,不小心掉几片进锅里,大人们就骂一句:“馋嘴仔!”孩子们并不害怕,继续乱吐,反正过年了,板子是不会上身的。把孩子打哭了,会带来一年的晦气,大人们在年头腊尾尤其忌讳这些。

那真是一段快乐时光。炒好瓜子,炒花生;炒好花生,炒蚕豆;炒好蚕豆,炒红苕,切成一根根的,在太阳下晒几天,变得干干的,然后和黑色的粗沙子、盐一起炒,炒好后,味道香脆甘甜,是我童年时最喜爱的吃食之一。炒的东

西弄好了,接下来就是炸,炸麻叶、撒子、丸子,有苕丸子、藕丸子、豆腐丸子、肉丸子,炸萝卜饺子时里面放几丝香菜,香极了。跟着炸鱼、炸五花肉。炸完了,就“蒸”,油锅换上大竹蒸笼,有好几层,将那些腊月前已腌好熏好的腊肉、香肠、腊鱼放上去,添大火猛蒸,不一会儿,整个厨房里雾气腾腾,在里面忙活的人们如在雾中,看不清样子,只有灶里熊熊的火焰映出了奶奶那张慈祥的脸。蒸好腊货,还没有结束,竹笼又变成大沙锅,放入各种大料和酱油,熬上一锅香喷喷的卤水,再扔进牛肉、牛肚、猪肚、猪脚、鸡蛋、鸡爪、豆腐等,煮上几个小时,捞出来放好。所有的东西准备就绪后,便只等除夕之夜,入菜配碟上桌了。

丰盈的炒年,透着那么多的喜庆。童年的春节是如此让我们期盼:丰厚的压岁钱,吃不尽的美食,唱不完的歌儿,还有走不完的亲戚。长大成人,过年却好像是一件例行公事,无法再让人有欣喜的滋味与期待。年又要来了,而过去那种热热闹闹的年、那红红火火的年,却渐渐渐远了。

## 普通人家的小幸福

尘烟风起

昨天晚上,我和女儿躺在床上说悄悄话。

娘儿俩正说得带劲儿,老公进来了。他打开书柜的抽屉,扒拉着找东西,嘴里还哼着歌儿。

我和女儿继续着“悄悄话进行时”,突然间,女儿说:“多幸福啊,这就是贫寒人家的小幸福!”

我愣了一下,追问:“你说什么?”女儿一字一句地说:“你瞧,咱俩很亲密地

说着悄悄话,爸爸一边找东西,一边自得其乐地哼着歌。这种场面多温馨啊!这就是贫寒人家的小幸福,我喜欢这种幸福!”我笑道:“咱家虽说不富,但还没到贫寒的程度,算是普通人家吧。我也喜欢这种小幸福。”女儿点头:“对,普通人家的小幸福。”

没想到,才十一岁的女儿竟会有关于幸福的感悟,很深刻也很正确。希望这种幸福观能伴她一生,我默默地想。



## 山村教师的日与夜

◇鹤山区 郭晓东

过往的一把激情  
他没有丢掉  
雪晴之后的晨起  
眸子一如远山般明亮

当年的游侠少年  
飘逸而俊秀的眼神  
经时光流水般的磨砺  
又当是别样风采

激扬文字 挥斥方遒  
琅琅诵读 精心吟唱  
浸入到骨髓的托付  
遥远的青春回响

万籁俱寂的星夜  
沙沙耕耘的笔头  
在昏黄的柔和灯光下  
又开启着另一番天地

## 淇河 淇河(组诗)

◇淇滨区 牛章文

### 我看到一只灰鹤

我看到一只灰鹤  
在河滩的沼泽地上  
它身边没有同伴  
也没有别的禽类  
伴它的只有乱石和杂草

四周静悄悄的  
河水从它身边缓缓流过  
它低头捡拾着什么  
又不时抬头仰天张望  
我弯腰瞧着  
小心翼翼地躲着它警觉的眼神

此时,它好像不欢迎任何探询的目光  
蓦地,它飞走了  
我诧异,是我惊扰了它  
它是转到其他地方觅食  
还是去寻找它的伙伴儿  
我不得而知

### 淇河落日

日头  
奔波了一天  
也许累了  
疲倦地躺在河面上  
微黄的光  
零散地挥洒着  
宛如一幅水墨山水画

几只野鸭  
嬉戏在画面上  
整个画面便活了起来

在下沉的夕阳里  
河水流淌着时光  
墨色渐浓  
不一会儿  
整个河面便和暮色融为一体

## 童年的雪

◇淇滨区 于淑秋

好长时间无雪,天干物燥,患流感的人很多,到医院看病的人排起了长队。人们想雪,盼雪,天天做着雪花纷飞的美梦。而我,就在此时想起了童年的雪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,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异常清苦,但我的童年却充满快乐,因为那时妈妈很年轻,手脚麻利,再重的体力活也难不倒她。我什么也不用干,每天心里想的只有一个字——玩。

冬天下大雪,我和小伙伴们领着小狗冲到雪地里跳雪窝、打雪仗、滚雪球、堆雪人,或是在雪窝里踩出各种图案。大家最爱玩的当数打雪仗,双方手握雪团互砸,弄得满头满身都是。一仗下来,胜利者就往失败者的脖子里塞雪,冰得不少人“嗷嗷”直叫唤。其次就是“堆雪人”,一开始大家先动手滚雪球,雪球在雪地里越滚越大,直径有一米多,就用它来当肚子,再滚一个小雪球当脑袋。雪人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全用煤块代替,这时,有人捡来一顶破草帽,扣在雪人的脑袋上,最后用树枝在雪人的肚子上写下各自的姓名。当时我们都穿着打补丁的棉衣棉裤,脚上蹬着母亲做的棉鞋,在漫天的大雪中疯跑嬉闹,虽然大家的小脸蛋冻得通红,鼻涕拖了老长,但脑门上个个冒汗。

在雪窝里“疯”够了,晚上回到家,棉裤腿和棉鞋也成湿的了,我赶紧脱下往被窝里钻。妈妈管我的湿棉鞋叫“小驴蹄子”,拎起来放在炉子上烘烤。棉裤腿也被她刷得干干净净,放在火墙上烤干。第二天我再穿时,虽然觉得硬邦邦的,但热乎乎的,非常暖和。因玩得太大“疯”,棉鞋被磨得四处是洞,我就拿起针线自己学着去补。

那时候,家家用煤都十分节省,不少人屋里根本没有炉子,一到下大雪,屋里跟冰窖差不多。孩子们便四处串门找暖和地方烤火,谁的炉火越旺,谁家聚的孩子就越多。妈妈祖上闯过关东,在冰天雪地里走过来,自有一套雪中生存的本领,当时附近数十户人家中,只有我家垒有“火墙”。劈柴一烧,火力十足,妈妈将火墙烧得烫手,屋里立刻温暖如春。这下,邻居的大人、孩子全聚在我家取暖。大家你扛我,我挤你,嘻嘻哈哈,逗乐取笑。这时,妈妈便往炉膛里塞劈柴,便打开了话匣子,滔滔不绝地向邻居们讲起吉林的风土人情和冰雪故事。

妈妈说:“东北的雪可比河南的大多啦,有一米多深呢,早晨起来门都打不开,得先开雪道。外面可冷了,北风刮在脸上,像小刀割一样。想出门走远道,必须坐爬犁,都穿着大皮袄,戴着皮帽子。东北家家户户都有火炕,屋外满山都是树,有的是劈柴,可劲造,烧得屋里可暖和啦。东北人秋天囤土豆、做大酱、积酸菜、晒蘑菇,就为了冬天下大雪时有菜吃。要是有串门走亲戚的客人来了,就贴包米面大饼子,吃高粱米饭、煮包米饺子粥,就着酸菜炖粉条、小鸡炖蘑菇、木耳炒鸡蛋,外加大葱蘸大酱。全家人吃饭全在炕上,盘腿坐着,一边吃饭一边唠嗑。屯子里除汉族外,还有旗人(满族)、朝鲜人,都互相来往,说话都能听得懂。朝鲜人爱吃狗肉,他们做的朝鲜泡菜可好吃了,可惜我没学会,这辈子后老悔了。旗人结婚可有意思了,新娘梳着板儿头,胸口绑块大镜子,绣花旗袍可好看了。他们管爹叫‘阿玛’,管娘叫‘鄂娘’……”

外面大雪飘飘,北风呼啸,但我家的屋子却是热气腾腾,欢声笑语不断。每到下大雪,大家都来我家取暖聚会,有好吃的便互相赠送品尝。外面虽然寒冷,邻里情却让人倍感温馨。

太阳出来了,金色的阳光给皑皑白雪穿上了漂亮衣裳。阳光暖暖的,小伙伴们全跑出来晒太阳。那时的天空没有污染,瓦蓝瓦蓝的,像水洗一样清澈。朵朵白云如团如丝,异常美丽。儿时的那些冬雪那场场雪,我永远也忘不了。